

□康永立

我1955年生于济南历下，我们家曾住在一条既幽长又狭窄的小街上，若不特意去找是很难发现的。小街虽隐蔽，却在古城墙下，街中还有千年的古泉、古寺，连小街的名字也古色古香，叫达智街。小街的北面是一排低矮的青砖青瓦院落，南面原来有一道约八九米高的大青砖筑起的古城墙。后来，古城墙不在了，紧临它的小街却依然保持着古色古香的原貌和清静。清晨，当小街醒来的时候，你听到的第一个声响是小街上挑水人肩上“吱悠、吱悠”的扁担声，不多会儿你就会看到矮矮的房顶上飘起或浓或淡的袅袅炊烟，等上班、上学的人走出小街，拎着篮子或端着盆的妇女们就到孝感泉边或“小河涯”去洗漱或捣衣去了。

达智街紧邻古城墙，街上的几个院落和太平寺街的有些院子仅一墙之隔，有一条小河在墙间穿过。达智街由南向北有十一个院落，到了十一号院外是一块空地，空地中间一条清澈的小河由南向北流出，小河流出约七八米是一方水池，邻居们常在这里洗衣服，人们叫它“小河涯”。流过小河涯向北是一处丁字路口，东北角有一棵高大的空心古槐，古槐向北不到十米便是有名的孝感寺。孝感寺坐北朝南，寺内原有几尊佛像，后来被请上千佛山，那平时看门的老者也不知去了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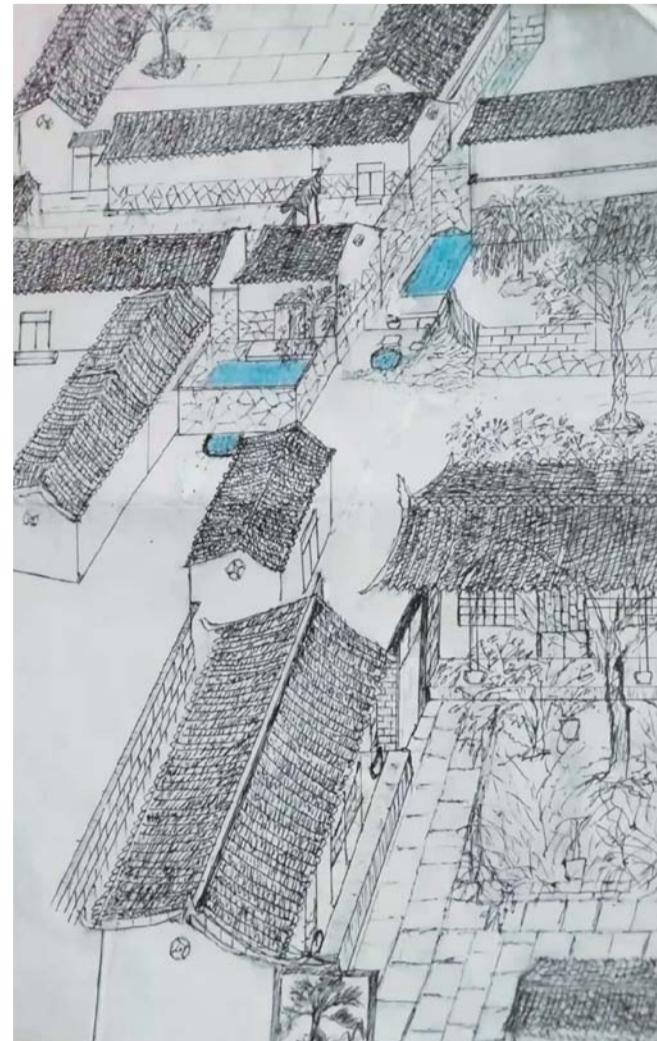
一条街不但有古城墙、古寺，还有古泉。泉连着街、街依着泉，泉水滋养着泉边人家。达智街中的孝感泉比太平寺记载更早。据北宋乐史著《太平寰宇记》所记：“其水平地涌出为小渠……耆老传云，昔有孝子事母，取水远，感此泉涌出，故名孝水。”

达智街的七号院是一座院中院，有一处一平方米左右向里凹进去的水池。泉水离地面一尺许，伸手可触。这泉水是从张家前院的孝感泉流过来的，由此又流入张家的后院。张家院子是一座私家小院，平时左邻右舍天天在此打水、天天在此洗漱。

儿时和泉子斗蛐蛐，几次走进过泉子家的大门。进大门是一处十多平方米的石板路面，南屋是一间穿堂屋，走廊中间的地面上有一方木的井盖，打开井盖就见从南面的池子缓缓流过来的泉水。出南屋不足一米是窄窄的阳台，阳台以上也无护栏，阳台外是一方南北宽约两米、东西长约五米左右的水池，池子深约一米五，池子的东北角是一棵蓬松松的石榴树，树影映在池子里，泉水变得深蓝而沉静。池子的四壁都由石块砌成，不记得上面有什么刻字，只见清澈的水底一刻也不停地向水面升起大大小小的水泡。小的如豆、大的如珠，有的还似根根银线，令你目不暇接。涌出水面的一刹那便化作一圈圈涟漪，细细的波纹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上一刻不停地拥挤和扩散，偶尔还能听到涌出水面的水泡声。

和泉子斗蛐蛐使我多次亲近孝感泉，泉子家居住的房前屋后、房左房右还有中间井盖下都被泉水围着，整栋房子如坐在水上。像这样的私家院落在泉水众多的济南也不多见，而泉子家与水相伴，天天看着池中串串珍珠、游弋的小虾、机灵的游鱼，心中若有些不快兴许也被这一池活灵灵的泉水洗净了、冲走了。日子在清泉中滋滋润润，花木在泉边水灵灵，真令人羡煞这风水宝地了。

泉边人家



孝感泉(康永立手绘)

达智街上不但有古城、古泉，还有门神一般的三位老人，他们住的院子挨着孝感泉最近。

住在七号院南院的张老头，七十岁上下，高高的个子，瘦长又黑的脸，脸上布满皱纹、嗓音粗且声高。这胡同热闹并不杂乱，幽静并不寂寞。每天清晨大半条街的居民都在他家大门口的公用池边打水，提水声、扁担声，声声不断，不绝于耳，窄窄的石板小路上总是湿漉漉的。打水过后小巷内又恢复了平静，静下来的时候你能听到小巷内秋虫的长鸣和蛐蛐的弹奏声。

街上顽皮的孩子们扇洋画、撅杏核、弹溜溜球，就听到孩子们大嚷：“我摔的这个最响。”等玩烦了、玩腻了，搓搓手上的黄泥，来到水池边洗手、洗脸，那清澈的水池顿时浑浊得不见池底。

一墙之隔的四号院住着孔老头，看上去是最清闲、最无事的人。白净净的长方脸，身穿干净利索的衣服，脚蹬布鞋，手里拄着一根文明棍，活像一位老绅士。

和孝感泉一墙之隔的二号院也是一座私家院落，所不同的是院子中的大部分房子对外出租。这座院子除了晚上和中午休息外其他时间大门都开着，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走进高高的青砖青瓦如意门楼，迎面是一影壁，绕过后是一花池，周边种着夜来香、薄荷、枸杞、指甲桃一类的香草。花池的东、西、北面分别坐落着三间宽绰的硬山廊檐翘脊的青砖青瓦大宅。

这二号院挨着我们院子最近，春秋两季是最好玩、最招人的时候。春天走在绿荫树下，伸手可摘绿莹莹的桑树叶，回家后把桑叶放在蚕盒子里，那蠕动的蚕虫“唰唰”地吃着蚕叶，眼看着它如何由虫变成茧，

然后再破茧成蛾。夏天来了，桑梓树下挂着紫红色的桑椹，诱惑着孩子们一次次跷着脚去摘，再不就顺手摘几粒枸杞子。若被蚊虫叮咬后，会想起花池边的薄荷叶，顺手撸一把在掌中搓出汁来涂在患处，立刻一股清凉芳香的薄荷味溢满周围，那患处就不再发痒了。除此之外，在院里捉虾、捉蟹，也是常有的事。干这些事的时候必须和黄老头捉迷藏式地躲着、藏着。

耄耋之年的黄老头在这条街上年龄最长、习惯最多。他白发、白眉、白胡须，平时左手总拄着一根拐杖，右手拿着一把扫帚。他每天清晨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东西方向的大半条达智街清扫得干干净净，有些碎纸或扫帚苗子捡起来塞在城墙的砖缝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窄窄胡同两边的墙根和地面形成了小小的坡度。他回家洗漱吃饭后，兴致来了还在大东屋中央的方桌上用毛笔蘸着水写正楷大字。午休后他会到后院去，手拿扫帚检查一大一小的两个水池。这两个水池各有不同的用途。小池子在水的上游，是洗菜、刷锅、刷碗用的，大池子是洗衣服用的。只要是混用了，他看到后会狠狠地凶你一顿的。经大池子向北流去的小溪和张家后院的小溪只一墙之隔，并行着向北流去。一条流向达智街，一条流向太平寺街。这两条小溪在达智街八号院汇流后，流向街北的孝感寺。

孝感泉边的三位老头如一尊尊门神，守着泉就像守着家。这泉水似乎又与家家相关，泉水清的时候邻居们也说也笑，脸上露着轻松，泉水浑的时候就板起面孔，泉水是邻居们脸上的晴雨表，它系着街坊邻居的心。

(作者为济南市作协会员)

□周东升

中秋时节，天高云淡，风清日丽，记忆中小院里忙碌的场景常常会浮现在眼前。

薄雾弥漫的清晨，初升的秋阳好像罩着一层轻柔的纱幔，朦朦胧胧地照进篱笆墙围起的院子。火红的辣椒，被串成长短不一的串儿，挂在屋檐下斑驳的土墙上；窗台上，几根土褐色的丝瓜和几只橘黄色的吊瓜已经干瘪，那是为来年留的种子。煮熟的地瓜，被母亲切成手指般粗细的长条，摆放在堂屋门前石板上的柳条筐内。这玩意儿晒干后呈半透明状态，如牛蹄筋般Q弹，还蜜甜，是我们兄妹漫长的冬季里最主要的零食，因此母亲每年都要晒出许多筐这样的薯条。

枝枝盘旋的老柿树上，缀满了又大又红的果实，这是一棵甜柿树，上面还挂着晶莹的露珠；篱笆墙上爬满了色彩斑斓的牵牛花，红的、粉的、紫的、蓝的……将小院子装点得生机勃勃，诗意盎然；花生、绿豆英、高粱头、玉米棒子几乎占满了小院的每个角落，从大门口走到堂屋的小路，都要七拐八绕，显得逼仄起来。

雾霭散去，艳阳高照，母亲忙碌起来。她先将成堆的谷穗头、高粱头用钉耙子摊开，摆弄平整；又把麻袋里的绿豆英倒在塑料布上，再踩上几遍，在“噼里啪啦”的响声中，颗颗绿豆破壳而出；席片上晾晒的芝麻杆子已经干得差不多了，部分干透的芝麻英陆续炸裂，银白色的芝麻粒脱落到席片上。母亲抓住芝麻杆子抖动几下，再将它们翻个个……

一嘟噜一嘟噜雪白的花生，还带着泥土的潮湿气息，需要继续晾晒，只好连带着秧子被整齐地码放在堂屋门口两侧，足足一米多高，墙垛子似的，一直延伸到院子的东西两端。母亲拿个小马扎，坐在花生垛旁，面前放倒一把木凳子。她从垛上顺手抓取一把花生秧的尾部，皮果朝前，高高举起，然后猛地摔到木凳上，白花花的花生便被摔落下来。不大会儿时间，跟前已是一大堆花生，母亲把它们扒拉进簸箕，端到大门外的空地上。空地上通风好，光照足，一晌就能晒个半干。

老柿树下堆放着四亩多地的玉米棒子，像一座小山。爷爷盘腿坐在蒲墩上，熟练地剥着玉米皮，他并不是将所有的皮都扒掉，而是留下三两片，向后一捋，形成条状，然后再与另一颗玉米系在一起。每剥一二十对，他就站起身，把系好的玉米搭到柿树杈子上。将玉米搭在树杈子上，既晾晒得快，又节省空间，还防鼠患。

弟弟养的那只小山羊，只有三个多月大，还太小，在玉米堆上蹦来跳去，不时地发出“咩咩”的叫声；几只老母鸡焦急地守候在鸡窝旁，它们被鸡蛋憋得难受，“咯咯咯”地催促着正趴卧在里面那只母鸡。下蛋完毕，它们就急匆匆地飞出鸡窝，扇动几下翅膀，“咯嗒”着报喜；大花狗蹲坐在门楼下，尽职尽责地扫视着过往的行人……这些生灵的喂养，为小院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